

吉石齋叢書三集





負暄野錄卷上



陳煥撰

總論古今石刻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坯治  
之後鐫刻非若近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  
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咒  
之屬皆是治鑄後為之至於石刻率多用  
麤頑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於寸其

鐫鑿直下往往至底乃反大於面所謂如  
蠹蟲鑽縷之形非若後世刻削豐上銳下  
似茶葉碾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  
今碑之乏也其畫愈細愈肥則難漫愈細  
則易滅余在漢上及襄硯間親見魏晉碑  
刻如此兼后既麗頑自然難壞近世后雖  
精妙然却易剝缺於是知古人作事不苟  
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秦璽文玉刻

古器物銘載此璽文云得於河內向氏家  
援集古印格所載謂是秦璽按金石錄元  
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  
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見  
遺又秦條鐵圍山叢談載元符所得乃漢  
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今  
此璽文乃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文不

同則知趙明誠蓋未嘗見秦壘也按晉書  
載此壘自漢傳至晉逮五胡亂華壘為石  
勒所收石既敗滅壘失所在後戴施得之  
歸於東晉但其壘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  
壽昌已非是舊文矣又歷六朝至隋氏隋  
之平陳復將舊壘乃更名前者謂曰神壘  
又傳五代後唐王從珂自焚壘亦毀棄即  
此則與續刻咸以失之余竊詳二壘各是



一物及諸家譜書乃謂通是一壘背面異  
文非也二者疑皆魏晉所刻而秦壘不存  
久矣後有得者益非古物近嘉定己卯歲  
賈涉節制河北中繳到蒙國大將撲鹿花  
獻一壘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篆刻甚  
得古意然非舊物或謂真廟因天書降後  
所刻却有此理意者金人自汴京携至燕  
山北都既破為蒙人所得耳顏嘗聞諸老

先生議論謂自昔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  
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皇  
帝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  
國之餘何足貴乎契丹畏服聖性高明持  
守剛正如此亦可謂度越前古而貽範於  
後來矣

前漢無碑

集古目錄并金石錄所載自秦碑之後凡



稱漢碑者悉是後漢其前漢二百年中並無名碑但有金石刻銘識數處耳歐陽公集古目錄不載其說第於答劉原父書嘗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為希罕如此略不可曉然金石錄却載有陽朔碑數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無也予嘗聞之尤梁溪先生袁云西漢碑自昔好古者固嘗旁採博訪片簡隻字搜括無

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碑要亦非真一代之  
碑刻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在有石刻  
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略留至於  
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至今尚有  
存者梁溪此言蓋有所援據惜不曾再扣  
之予因記范石湖題虜中項王廟詩有云  
人間隱事有知音新



取秦其事亦爾可發識者一笑近世洪景  
伯丞相著隸釋却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郿  
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偽為者

古碑毀壞

趙德甫謂所著金石錄壽於二千卷所載  
之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  
其如隨時廢興摧毀非一前華所載元祐  
中丞相韓王汝帥長安脩石橋督責甚峻

村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  
之碑盡矣余又聞蕭千岩云蔡拱之訪求  
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為苦悉斲鑿  
其文字或為柱礎帛礎略不容存留又自  
亂離以來所在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  
碑鑿為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  
過而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  
一厄會也悲夫



樂毅論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皆用木匣鐵束甚實秘之徐氏之上世名縝字君徽者劉公敞原父之妹壻嘗與原父評論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詳云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昇僧權  
即梁朱昇徐僧權也其一即周越書苑所  
載高紳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  
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  
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興其  
家以石質於州民錢氏家當官者每令摹  
拓錢氏厭之給為比鄰失火焚毀矣熙寧  
中吳中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又

云舊傳梁毅論乃右軍親書於石其後石  
入昭陵朱梁時溫韜得之復傳人間即高  
氏本也是褚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梁毅論  
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摹寫賜長孫無  
忌等筆勢精妙倫畫楷則子立所得高氏  
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於石亦摹真跡  
<sup>西</sup>刻之者子立名疎泉南人將漕兩浙入為  
都水使者無子有二女長嫁徐康直字平



甫即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后授平甫徐  
氏再世寶藏允延之給事袁王順伯大卿  
厚之皆有題跋允謂予嘗親見歐陽公集  
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缺處  
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不同王謂考  
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后質錢於富室其  
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後有本矣趙德甫  
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熱非也元祐間余

侍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疎被旨開呂  
梁堰挈此石隨行疎沒石遂不知所存蓋  
歐陽公為徐氏所給而趙德甫則不知石  
後歸徐氏也又碑有朱异徐僧權押縫者  
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  
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  
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刑此  
石出太湖時為章氏所得刊二印為朱文

云中國秘藏及章淵文房印淵字伯深軋  
道間嘗為江山宰寓居於吳余及識之亦  
踈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尚存其家否

右軍書論

右軍書使門生喪心僧辨才殞命昭陵被  
發咸陽姬受驅其為世所珍貴而貽害於  
人也蓋如此

篆法總論



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常見  
真跡其字畫起止處皆微露鋒鏗映日觀  
之中心一縷之墨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  
直下不歇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  
江南徐鉉書亦爾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  
者余聞之善書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筆  
變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鶴山魏端明先  
生亦用尖筆不愧昔人常見今世鬻字者

率皆束縛筆端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雖  
貴字畫齊均然束筆豈復更有神氣山谷  
云篆篆當隨其喝斜肥瘦與槎牙處皆錯  
乃妙若但取平正肥瘦相似禪令一概則  
坳剝筆法也山谷此語直自深識篆法妙  
處至於槎牙肥瘦惟用尖筆故不能使之  
必均但世俗若見此字必大哂嫌故善書  
者往往不得已而徇之耳

李陽冰書

義興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顯揚儒教  
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  
卜而一位置得宜頓挫有法發筆處圓若  
運規而見鋒穎歲久絹質腐敗墨色不漫  
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  
僖簡公官京師時得之於河內向氏家相  
傳為李陽冰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考然

觀其神氣信所謂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  
度非後人所及按陽冰當至德時嘗欲立  
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為此而  
發耶即此亦可驗其為陽冰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  
釵體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書者章曰  
所謂篆法不可驟為須平時先能約束用



筆輕重及熟於畫方運圓始可下筆其人  
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二方圓二圖方為  
棋盤圓為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粗細  
位置疎密分毫不爽且語之曰子姑歸習  
之能進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  
其人方大駭愕不敢復請問蓋其筆法精  
熟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  
工作古文余嘗見其為信州戈陽縣 峯

記文意高絕蓋非止以字畫名世也伯益  
既下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黃元者能嗣其  
篆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  
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  
刻於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餽書

邵居士餽才行俱優高尚不仕隱居丹陽  
尤工為釵股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

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  
遣錢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錄  
於此書云

仲淹書白先生邛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  
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  
歸山所謂其室則適其人甚遠惘然愧薄  
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嚴子陵釣  
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能

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乃作堂而祠之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古  
之疑又念非托之竒人則不足傳於後世  
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  
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  
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候雅命  
觀此書話則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  
於巴陵登岳陽樓及滕宗諒子京知郡日



所修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欽書印餽  
篆額時號四絕云

近世諸體書

余嘗評近世衆體書法小篆則有徐明叔  
及華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然徐頗好為  
復古篆體細腰長脚二曾字則圍而勻稍  
含古意大中尤喜為摹印甚得秦漢章璽  
氣象隸書則有呂勝已黃銖杜仲微虞仲

房呂杜黃工古法然雖頗勁而其失太拙  
而短虞間出新意波磔加長而首尾加大  
乍見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行草則  
有蔣宣卿吳傳朋王逸老單炳文姜堯章  
張子湖范石湖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道勁  
逸老草法甚熟而間有俗筆單字法本楊  
少師凝式而微加婉麗姜益學單而入室  
者於湖石湖悉習寶晉而各自變體今世

俗於篆則推明叔隸則貴仲房行草則取  
於湖蓋初賞識但見其飄逸可喜殊不知  
此皆字體之變雖未盡合古要各自有一  
種神氣亦足嘉尚人效之者往往但得形  
似非惟不及且併失其故步良可歎也

蔣宣卿書

蔣宣卿待制燦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  
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

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尚當國老  
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而言曰  
主上聖明吾無大過咎且既從罷免縱有  
後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  
使此必美意不然亦當任之既而中使納  
謁具傳 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  
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第吳  
八郡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勅書

以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十  
緡縑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窘匱賴以  
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輩而高廟垂情詞  
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  
為動容安靜以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  
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  
嘗專詣荆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

小玉書



世稱小王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  
學虞永興書其波磔加長體尚嫵媚然全  
無骨力方王集刊法帖時著預校定識鑒  
凡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於逸少諸子  
間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  
子自太原王耳非瑯琊族也黃長睿志及  
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  
序近世翰林侍書輩學此目曰院體自唐

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告勅  
者悉規倣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言  
翰林院所尚也

負暄野錄卷上 終

至  
明  
里  
金

一

二

負暄野錄卷下

學書須觀真迹

石湖云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人學時不在旋看字本逐畫臨做但貴行住坐卧常諦玩經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

斯為善學

寫大字法

古人作大字常藏鋒用力故其字畫從顛  
至末少有枯燥處今往往多以燥理為奇  
殊不知此本非善書者所貴惟斜拂及掣  
筆令輕處然後有此所謂側筆取妍正端  
書法之所忌也

記細字說



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  
十言又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  
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嘗觀東坡題蓮  
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筋粗故其語云卷其  
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俱廢乃知  
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  
彌猴 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亦云書是  
經者尺紙作七萬字余謂七卷之軸如筋

猶或可書至於尺紙作七萬字誠為難事  
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為有餘此說  
殊不近人情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為然

### 總論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  
字蓋謂大字則欲如小書之詳細曲折小  
字則欲其大字之體格氣勢也刊勒之工  
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小皆可遠展其

法以刀鑿去紙存墨就燈旁映之去燈愈  
近則其形愈大自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後  
展紙於壁模勒其影既小大適中且不失  
體勢亦良法也

論筆墨硯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微  
有銜鏘其受墨時所謂如熟熨斗上搨蠟  
不聞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爲上矣墨貴

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爲  
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  
兼盡其善又硯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濡  
濕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毛隨膠折故愛  
硯之法當以鬆匝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  
塵硯墨當旋滴水勿使停積昔人多用硯  
板不鑿墨池政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  
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

染仍別置洗具用畢隨即滌濯勿使留墨  
則難禿也藏墨當以茶蔴包之或以綿入  
於櫝則蒸滷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  
鉛粉蘸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留意文翰  
者皆能知之今謾書示兒輩耳如藏筆墨  
則高掛用木匣懸於梁棟間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



問虞永興曰吾書孰與歐陽詢虞曰詢不  
擇紙筆皆得如意君豈得若此裴行儉亦  
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不擇筆  
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  
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  
道論又世俗評墨訣云拈著輕喫著磨磨  
著清此亦非真知墨者蓋墨質貴重實極  
則不堅色貴光黑清則不濃又墨之昏者

多使腦麝好惡初不在此且生蒸腐今其  
所論皆非佳墨所宜俗輩之見不明其說  
不可據如此

論紙品

蘭亭序用鼠鬚筆書烏絲欄真紙所謂蠶  
紙益實絹帛也烏絲欄即是以墨間白織  
其界行耳布縷為紙今蜀箋猶多用之其  
紙遇水滴則深作窠臼然乃爾及薄而清

瑩者乃可貴古稱刺藤本以越溪為勝今  
越之以竹紙甲於他處而藤乃獨推撫之清  
江清江佳處在於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玉  
板色理極膩白然質性頗易軟弱今士夫  
多糲而後用既光且堅用得其法藏久亦  
不蒸蠹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眼令  
稍乾反覆碾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  
為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

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  
稱澄心堂紙鐫頁父詩所謂百金售一幅  
其貴如此今亦有造者然為吳蜀箋所掩  
遂不盛行於時外國如高麗閩婆亦皆出  
紙高麗紙類蜀中冷金兩鎮實而瑩閩婆  
者厚而且堅而長者至三四丈商人云造  
時使幅端連引故得爾長胡人用作帷幄  
修齋供則張之滿室若有嘉會乃更設花

布及蜀溪所為者

春膏紙詩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余

嘗賦詩曰

膏潤滋松雨孤高表竹君  
夜礎寒擣玉春  
几瑩鋪雲越地雖呈瑞  
吳天乃策勲  
莫言  
名晚出端可大斯文  
近觀米南宮有一  
帖云余嘗礪越州竹光  
透如金板在油拳



上矩截作軸入笈番覆數十張學書作詩  
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筠萬杵如金板每用  
杭油與池蠶高壓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  
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  
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  
和之云書使瑩滑如碑板古來精紙惟聞  
蠶杵成刻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  
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岩難 硯世傳此

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以此觀之則  
其擅美蓋可知矣

紙分陰陽面

凡紙皆以澆處向上為陽著簾處向下為  
陰今人多為面陽而背陰蓋以陽面雖粗  
而老滑不凝滯陰背雖細而艱澁能沁墨  
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之意太澁又推  
筆不行惟今之清江及越竹紙其陰面細

而不澁用以作字筆法具存其陽面則光滑太甚筆鋒未到而墨已先馳似過於駿快也

### 論筆料

韓昌黎為毛穎傳是以筆以兔穎為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軟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如雪霜毫作筆絕有力然純用北毫雖健而耐久其失也不婉

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  
為筆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為副外  
則又用霜白覆之斯能兼盡其美矣古人  
或用狸毛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  
抵只是於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工者  
云但可以助力且作美觀然不可多用多  
用則太粗澁闊廣間有用雞羽鴈翎等為  
筆余嘗用之究其軟弱無取殆亦求奇之

過酉陽雜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  
髮蕭子雲常用之似是取其軟熟此法今  
不復見於用吳俗近日却有用竹絲者往  
往以法揉製使就揮染或謂是茗枝而冒  
稱曰竹絲江西亦有緝竹為輕締者疑未  
必不可為此也

### 二毫筆

歐陽通以狸毫為筆以兔毫覆之此二毫

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於今時蓋不  
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且價廉工省故  
人所競趨番陽張彥實待制名杞杞光廟  
御諱敷嘗爲賦詩云

包差不惜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免  
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

詠筆詩

猩猩毛筆惟山谷詩絕冠名士無不



諷詠茲不贅錄昨見邵道豫賦鼠鬚  
筆殊有風度今載於此云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  
發廷尉怒磔肉飼饑猫分毫雜霜兔挿架  
刀槩便落紙雲烟驚穿墉一何微托此馳  
佳譽

毫錐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銳者為毫錐蓋本白太

傅詩云有毫鋒銳若錐之語白自注云時  
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攜以就試相  
顧輒笑目曰毫錐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生作筆例是尖鋒蓋士子輩編  
節時文只是用筆端點啄於紙上成字具  
體而已更不顧法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  
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得

每染一管至於搶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  
趨時筆亦徇俗苟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  
為印泥畫沙之妙正如策蹇驢而追驥騄  
豈不難哉但鋒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  
良工專務擇毫飽有力自茲難乏

論墨法

近世言墨法者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  
覺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襟表

之子也其墨法本無承宗但自少時篤好  
製造集諸家名方且招延良工無方不試  
無時不作叅合衆技舍短取長積日累月  
遂造其妙中興三廟咸見貴重名播遐邇  
潘李彥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數  
十年墨之在人間者亦漸稀少間有藏得  
數笏者與玉寶同貴彥先亦已嗣王封有  
子十四人持麾把節亦已大半皆能紹其

法然各務從仕鮮復留意餘人得其傳者  
有郡士黃元功朱知常諸葛武仲詹從之  
周達先葉茂實及天台陳伯叔琴隱薛道  
士之徒雖皆頗異常品然較之真雪齋所  
造要之不及也余與雪齋諸子姪皆宛轉  
有嫻好嘗為余言世俗相傳咸以對膠為  
竒先公嘗云此大不法若用是法非特堅  
頑難磨且終不能黑大抵當以十分為率

而煤六而膠四乃為中度但取烟貴輕而  
杵貴多自熟耳膠次第泛論大槩如此至  
其要妙非言之所能述也

論硯材

硯以端溪為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  
次則劍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  
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歙所產皆有新  
舊坑之別惟舊坑者為上今已淪為深淵



不可復取但人間時有收得者亦絕希罕  
新坑亦間有可採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  
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辨之  
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暈黃赤  
相間所謂鸚鵡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  
綠色糝糊不明了者則為死眼此無足取  
兼多有偽為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歛石  
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蘆蕨

乃交羅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  
四曰金星狀若洒金此四紋者惟刷絲為  
上其間復有差等但金星之質最頑不堪  
用洮石今有絕少歛之祁門有一種石淡  
綠色而理細土人以之為假洮石但性極  
燥故為賤耳劍溪出黯淡灘有石子為之  
妙甚東坡所謂鳳珠以為出於北苑鳳山  
之珠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

此廬陵人工造澄泥瓦硯規倣銅雀筭其  
質枯燥又南中人以瑋璞琢硯久則拒墨  
漆硯亦然本取漆匠案卓上自然久積者  
質堅而鋸利於研磨今人乃累漆偽為體  
虛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甲子  
吉雲山野人德甫乘龍子茅 端真敬

書

陳樞與范石湖張于湖姜白石同時約  
齋山人俞洪識

負暄野錄卷下



右負暄野錄一帙算知何人所述其發  
明古今碑刻及翰墨諸法後又附以文  
房四寶之評蓋博雅之士也先君俾茅  
雲山艸錄而不及楷謄遂致紙板散亂  
至正七年五月初吉梅雨連日因理故  
書而緝之計其歲月則四十九載矣光  
陰去速可以慨歎拜手而題於左王柬  
起善題

起善兄文府所藏諸書僕獲觀者過半  
矣間有予所好者則假而鈔之不置起  
善略無吝色今夏又以是書見示乃予  
所未見者遂命表妹夫胡善長謄於  
焚堂以為清玩起善先尊海粟先生僕  
在童時雖識之第生晚不克親承教誨  
為恨然公之遺書傳之子孫僕亦得觀  
覽則拜賜多矣



至正七年青龍丁亥六月旦日里生  
古雍樊士寬借觀謹識於后

至正十九年歲在己亥三月四日因  
祇直

公府駐於左右鄰家覽此則知篆者  
邵鍊繼其末又有文房四說云筆則  
取於兔毫墨則妙於潘李紙出吳蜀

硯出端歙刷絲直紋者云四妙故記  
之時同座有樞府斷事官廳王君守  
宗分省理問所蔣彥祥也聊記歲月  
云

說郛中有負暄雜錄三卷補遺一卷  
為宋崑山蘭谷顧文薦撰此名野錄  
亦宋陳慥撰慥與張孝祥姜堯年同

時別是一人負暄二字亦偶同耳讀  
者當自知之



右頁吃新錄一冊于元人手錄本於報傳

實者舊本向為迂古所藏己卯春家居其

事漫鈔二十二頁置諸篋中迨庚辰內

子李孺人去世中忽一山有命失主真

字世載得中後辰卷壬午入於後二年而

歷人事多變量可若快甲申長為公

兩以信實舉守此於若危老危日亦快事

視黃塵堪馬中營一振一盡求判何如

耶

琴石陽  
法  
時年

